

# 家門口的紫荊樹



如是我見 魯力

前幾天，小暑的福州進入酷暑，從早到晚氣溫都在攝氏三十度以上。門口的那棵紫荊樹，以二十多米高的漫天樹蔭，一葉葉碗口大的綠葉，擋住那灼眼的日光，給我家的門樓帶來一大片蔭涼。

去年秋天，我們請了工人，為門口的幾棵樹剪枝。妻回到屋裏去餵狗，再出來時竟發現那棵紫荊樹被砍得只剩下樹幹。我們心疼得很，但砍下來的枝桠也接不回去了。接下來，我早晚給紫荊樹澆水。沒想到一周之後，那光禿禿的枝桠上冒出了細細的綠葉。隨著冬去春來，紫荊樹又枝繁葉茂，像一把大傘，與右邊的樟樹媲美，成為家門口的左右門神。

我不禁想起杜甫的詩：「風吹紫荊樹，色與春庭暮。花落辭故枝，風回返無處。」當年杜甫被叛軍囚禁在長安的一座庭院，裏面有棵紫荊樹正在開花。杜甫把這首詩當作遺書，寫給弟弟的。絕境反而磨礪出生存的勇氣與信念。後來他越獄逃出長安，投奔唐肅宗，得以起死回生。「鄉愁，國愁，兄弟情」，一直是杜甫詩作的靈魂，而這種家國情懷也是紫荊樹的靈魂。

在香港，有一種勤奮拚搏、自強不息的「獅子山精神」，如黃霽歌詞所云：「用艱辛努力，寫下那不朽香江名句。」百折不撓，頑強生存，紫荊花正是這種精神的圖騰。所以，紫荊花被定為香港市花。每當見到紫荊花，

我總有一種親切感，那是屬於我們的花，是旺盛生命力的象徵。

想起八年前，我在福州置業，門口種的當然是紫荊花樹。記得當時從花鳥市場選購的紫荊樹，有碗口粗，兩米高，樹上卻沒有什麼枝葉。回到家，我把這棵光禿禿的樹，種在家門口的花壇裏。早晚勤澆水，不到一個月，綠油油的枝葉長了出來。三個月枝繁葉茂，滿樹青綠。八個月左右，枝頭就冒出花苞。接着，紫荊花開，一朵、八朵、十幾朵、幾十朵、上百朵，然後就是滿樹的紫荊花，那顏色紅得發紫。

我現在住的愉景灣，也是一個樹與花的世界。從住所往下走約三百米，進入中央公園，直立刺天的垂葉榕像門神般站在兩旁。山上的泉水淙淙而下，流經一小一大的兩個湖。湖邊水草叢生，綠樹成蔭，花團錦簇，鳥語花香。走到林蔭之中，在那個大草坪旁邊，種着一圈紫荊樹，那是大自然畫出的一圈紫紅色彩。氣溫適宜時，紫荊可以一年四季開花，其中以三月為盛。花盛之際，在細長的枝條上，有花無葉。粉嫩的花朵密密麻麻，層層疊疊，洋洋灑灑，隨風搖擺，滿樹可見其絢麗的身姿。

酷暑難耐的夏天，艷陽高照。連續幾天高溫，門口的紫荊樹也被曬出了不少黃葉。風一吹，黃葉落滿一地，被風吹得咻咻作響。但是，樹上更多的綠芽冒出，紫荊樹依然翠綠。每天早上，我站在陽台上，靜靜地望着紫荊樹，期待着新一波的紫荊花盛開。那綻放的紫荊花好似嬌羞的少女，從葉片中探出頭來……

# 失落的電器店



HK人與事 黃秀蓮

一些真人真事，由當事人親口訴說，儘管當時語調已不算激動，可是聽的只覺心弦震撼，事隔多年，依舊記得，依舊唏噓。

土瓜灣這一區我不熟稔，非常偶然地坐巴士路過，望見宋皇臺那尊大石，然後馬頭圍道大小商店次第出現，那淒涼悲愴的一番話就恍惚響在耳際苦上心間。

我讀的中學推行姊妹制，編配了高班的以姐姐身份照顧妹妹，便結識了低班同學。離開中學後，與其中一個妹妹重逢，站在街角，聽她把家庭在這三數年間遭逢的變故一一道來。她父親起病時病徵是腹痛，相熟的藥房老闆說應該是胃疼，抓了一兩瓶胃藥給他，竟因此延誤了醫治，到終於證實是癌症時已是末期了。父親一位朋友此時表現得特別關心，不止常來探望，又陪他返內地，跑多間醫院，積極尋求各種治療，甚至遍訪中醫，總之

一片赤誠事事出力，博得一家無限感激。沒幾個月父親便歿了，留下一間位於土瓜灣的小電器店，這朋友說不如轉手給他，還主動提出了「頂手費」若干。店舖是租回來的，倉裏還有存貨，手上仍有街坊熟客，守還是棄？母親心亂如麻，考慮到女兒在讀中六，要應付大學考試，兒子不過初中生，孤兒寡婦沒本事營運，便應允出售。對這位在困厄中拔刀相助的恩公，從不生疑，過分信任下，沒考慮怎樣保護自己，不察細節，結果先簽了文件。

「頂手費」嘛？當然……對方處心積慮，觀準時機，趁着朋友生命快將終結時獻其殷勤，更暗中孤寡親心靈脆弱時下手，果然一擊即中，騙走了電器店。一個家庭，受了雙重打擊。一場騙局，聽得我悚然。許多年後的晚上，我坐在巴士上層，下望土瓜灣景觀改變不太大的地方，見店舖招牌橫伸直豎，燈光繽紛亮着，光線迷離，構成複雜的城市畫面。隔着車窗望去，唉，究竟想看什麼呢？人性的黑暗哪能窺探？那電器店早已失落了。

# 芬菲次第還相續



自由談 鄭宇民

葉嘉瑩先生百歲，從她身上體現出來的弱德之美的真正內涵和價值就是「真、善、美」。

弱德之美，不自美而向善。葉先生是教育者、是長者，但是她不自美。特殊的生命經歷，在痛苦中尋找自我，在磨難中幫助別人。弱德之美、溫柔心性，一是心地善良；二是心氣高尚；三是心靈通透。這三點都全了，就是弱德之美。葉先生的弱德之美，引導不自美而向善。葉先生專門講到柳永。柳永在浙江做過鹽官，《煮海歌》恤民善政，「煮海之民何所營」，「願廣皇仁到海濱」。「堂前撲棗任西鄰」，「能與貧人共年谷」，這些都是弱德之美的呈現。

弱德之美，不恃強而報國。報效國家不是喊口號，是真性情。葉先生受感召歸國從事詩教數十年，堅忍不拔，意志堅毅。她講李清照講著講著就設身換位，說是婉約派，人比黃花瘦，但是，「生當作人傑，死亦為鬼雄」。為詩教人比黃花瘦，弱；為國家死亦當鬼雄，強。

弱德之美，不極端而通一兩行。這是弱德之美非常特殊的表現。真正的弱德之美，慈懷包容，極高明而道中庸。葉先生的詩教是身教，她寬厚，不糾結是非而抱遺憾正氣。從她身上體現出來的弱德之美的真正內涵和價值就是「真、善、美」。

在人生一百歲的時點上，我們回看葉先生的百年人生，視察度特別清晰。台灣大學、輔仁大學、哈佛大學、加拿大哥倫比亞大學、天津南開大學共有一位中華詩教女先生。她躬身詩教，推動中西文化交流，成為解構、組合、衍生、傳承中國文化的「工程師」。她始終認為詩詞中的語碼既是文學存在又是人文存在，「語碼」反映人類的特定存在，中國詩詞語碼反映東方大國特色文明的客觀存在，是直擊人心貫穿歷史的永續存在。葉先生認為，中國傳統文化對外交流最核心的就是詩詞語碼，如果向外星球傳導信號只能用一個字的話，那就是「詩」。詩詞中的「語碼」，簡練達意，內涵豐厚，是東方文化的密碼，也是地球人類文化的密



李清照 福祿壽喜

# 袁寶光師徒作品展 將在閩舉辦

今年是福州木雕界一代宗師袁寶光誕辰一百周年，福建省文聯和福州市工業和信息化局等主辦的「藝脈相承——楊寶光誕辰一百周年師徒傳承展」，將於近期在福建省海峽民間藝術館舉辦。

袁寶光擅長木雕、牙雕人物，他創作的不少作品獲得省級、國家級大獎，他還培養諸多木雕、牙雕藝術家，為這門藝術的傳承作出巨大貢獻。現刊發一組袁寶光作品，以饗讀者。

# 漂泊在時代之外的人

## ——評香港話劇團《水中不知流》



旋轉舞台 徐成

最近注意到香港話劇團這一季推出的「文本特區」系列，其中有部《水中不知流》似乎有點意思，於是就買票進場看了。後來才知道這個本子已經過一段時間的打磨，二〇二三年十月便以讀劇的形式上演過，之後經過修改，今年又在「文本特區」中以較為簡潔的舞台形式進行了再度表演。導演亦從盧宜敬變為陳燭。

簡化劇本和表演之外的因素，令戲劇的純粹性得到提升本就是當代劇場的一個主流方向。七八十年代開始，隨着舞台技術的迅速發展，西方劇壇一度出現追求逼真豪華效果、機關驚人的舞台布景之風。但這股風氣本不可持續，雖則視覺效果是舞台藝術的一大看點，但好的戲劇歸根溯源都要有一個經得起考驗的劇本。「文本特區」便是從這個立意出發，用較為簡單的舞台形式讓劇本通過觀眾的檢驗，進而確定優化或進一步製作的方向。市政大樓、街市與劇場結合在一起可謂香港一大特色，港話的黑盒劇場便位於上環市政大廈樓上。這是一個典型的小劇場，因此舞台布景和裝置只能做極簡安排。舞台上的幾個可旋轉的木桌子模擬蠶家人的水上活動空間，而幾十年的變遷也在此簡陋的環境中展開。不過劇情一旦展開，我便絲毫沒有舞台簡陋之感，人物真實細膩的情感流動隨着時代的浪撲打過來，不禁讓人沉浸其中。

蠶家人生活這個題材非常有意思，也值得深挖。這一群體本屬於香港居民中的「另類」，本質上李偉樂的劇本便是關於漂泊在時代之外的群體，亦即「他者」(outsider)的故事。

林初德對於水上生活的堅持本質上是一種象徵，他代表着每一個時代總與大潮流擦肩而過的一群人。他們被世人認為頑固不知改變，是「船在水中不知流」的一群人。但靜心一想，在每一次時代浪潮中，我們或多或少不也與時代若即若離嗎？不是每個人都「識時務」，在成不了「俊傑」的時代中，我們中的一部分人不如林初德一樣在努力守護着內心的堅持嗎？林初德的爺爺講的人魚故事實

穿全劇，在一代代水上人中以不同形式重複出現，即便生活方式逐漸改變，但這個傳說隱喻着心中不可動搖的最初信仰。也許像廣仔那樣隨波逐流順應時代變化才是最優選擇，但在時光流逝、歲月老去後，究竟誰的選擇更好，我們很難一刀切地得出結論。

上岸成為了水上人融入時代潮流的一個象徵，大部分人順應時代去追逐自己想要的生活。留在艇上的林初德沒有和青梅竹馬的黎小倩結成眷屬，沒有上岸賺得大富大貴，沒有和兒子一家移民，到最後只剩下年老的自己和老舊的魚艇相依為命。然而觀眾不會覺得他可憐，他身上具有陌路英雄的光環——要在時代洪流中選擇漂泊其外是需要極大勇氣的。

雖然該劇作處於初步製作的階段，但配置的演員皆為港話的老戲骨，如高翰文、黃慧慈和周志輝等。演員細膩的演繹讓簡陋空間中的人間故事變得豐滿立體，短短兩個多小時橫跨五十多年亦不覺得倉促草率，恍惚間真如自己隨着角色遊歷幾代人生。雖然原定扮演青年及中年時期林初德的演員梁浩邦因傷未能參與，演出改由助理藝術總監邱廷輝負責，但從實際效果而言所有演員的表演都在同一個空間中，換角並沒有產生表演語境的撕裂。

有觀眾也許會提問為何不讓同一個演員從青年一直演到老年，以令角色的塑造具有更強連貫性。我推測這樣的安排主要是想用盡可能少的演員將眾多角色進行合理分配。另外父子演員的角色轉換或暗示着一種代際之間的命運延續和重複，從

互相的不理解到最後自己走到歲月的這個階段逐漸明白父輩祖輩的執著與無奈。從這個角度去理解的話，也許邱廷輝既演林初德青壯年到中年，又演林初德兒子林松根的成年階段就合情合理了；而在前幾幕中強硬霸道，與林初德充滿父子矛盾的高翰文在最後轉身扮演林初德，也在某種程度上完成角色上的父子和解。

相信編劇本人並非蠶家人出身，即便有水上人血統也早已是搬遷到陸地上生活的年輕一代。就劇本內容的豐富度而言，李偉樂對於蠶家人的生活做了廣泛且深入的研究，許多劇情細節都透露出他準備工作之充分。無論是人物的口音、生活習慣，抑或水上人家婚喪嫁娶的習俗，還是捕魚術語和具體操作，乃至包鹹魚的手法都一板一眼，絕非兒戲。

不過裏面女性角色的存在感稍弱，也許暗合水上人家重男輕女的價值取向，但在如此不利的環境裏，女性角色的掙扎與奮鬥才更顯重要。雖然整部劇有幾位重要的女性角色，尤其是林初德的母親、其初戀黎小倩以及劉帶喜等，但相較男性角色的塑造，女性角色的立體感較弱。

我非常期待下一階段，李偉樂可以在這方面進一步打磨，令劇本更為成熟完整；也期待港話可以將它搬上大舞台，以便劇本內容可以全面細緻地呈現。但是否需要寫實的豪華布景和舞台機關則是見仁見智的事了，我個人認為精簡的象徵性的布景更適合這個劇本的風格，進一步打磨演員調度和情節轉換是這個劇應該前進的方向。



最後說些題外話，開場前觀眾總習慣閱讀場刊，香港的戲劇團體也普遍習慣提前準備場刊給觀眾，這樣的操作其實有利有弊。在不存在顯著語言和文化障礙的情況下，我更傾向於在演出前不閱讀場刊，以防場刊言辭令我對當晚的演出產生預判。當然存在重大語言或文化隔閡的演出形式比如古典歌劇及日本歌舞伎等，觀眾在演出前閱讀場刊是合理的操作。《水中不知流》的場刊對於劇情的介紹非常簡潔，主要篇幅留給劇作家訪談，這些內容在觀看完當晚演出後對於觀眾進一步了解劇作家的創作意圖有一定幫助，遠比詳細介紹劇情和張貼過多劇照來得高明。

香港話劇團《水中不知流》海報。

碼。詩詞語碼構成中華文化的芯片，因為有了這一芯片，才有了中華文化的專利權，形成以中文為衍生體的「話語權」和「話事權」，彰顯中華文化之真。

葉先生在中華詩詞教育實踐中，發現了中華詩詞最重要的表現方式——興象。唐人也提到過詩的興象，認為詩的藝術形象應具有「興」的託物言志和寓情作用，詩人的情感精神對物象的統攝，使之與詩人的心靈顫動融為一體，從而獲得生命並具有個性和活力。從形象生成的角度看，興象主要是指形象蘊含的更為深遠的意旨，並能夠超出形象本身的情蘊。葉先生始終認為，興象可以對標，可以傳習：達觀的歐陽修，悲慨的蘇東坡，達生的邵雍，易感的秋士，善懷的春女，豪放、韶秀、婉約，彰顯中華詩詞文化之信。興象達信，有了興象，就有了詩人靈魂的閃光。興象是隙中駒、石中火、夢中身，抓住詩人瞬間的靈光，激射出永久的光芒。何思何慮，靈光靈現，直擊心靈最深处。說辛棄疾，就出現豪邁；說蘇東坡，就

出現放達；說馮正中，就出現熱情；說晏殊，就出現觀照；說歐陽修，就出現意興。興象，激光、激情、激越，令人激動不已。

葉先生在詩教實踐中極力主張詩詞活化。她始終認為，所有語碼組織而成的興象。新時代文明生活形態中一定有詩。中國傳統文化的根脈在鄉村田園，活化詩詞人文、賦能鄉村土地，是中國鄉村縮短與城市化距離、防止城鄉二元化隔離的最佳路徑。她堅定地倡導「詩教潤鄉土」。城市化、工業化、商業化一定離不開文化。土地厚植靠綠化，土地潤澤靠文化。

葉先生在一次講課中提到，「直須看盡洛城花，始共春風容易別」，該走的路已走過，該守的道已守住，就對得住自己的一生。而社會歷史的真實是，洛城花開不敗看不盡，銀鬢皓首的水仙花之後是雪裏映紅的山茶花，然後梅花、桃花、杏花、牡丹花、荷花、桂花、蘭花……「芳菲次第還相續，不奈情多無處足」，當得有心有情，詩教之花就會長長久久地開放。